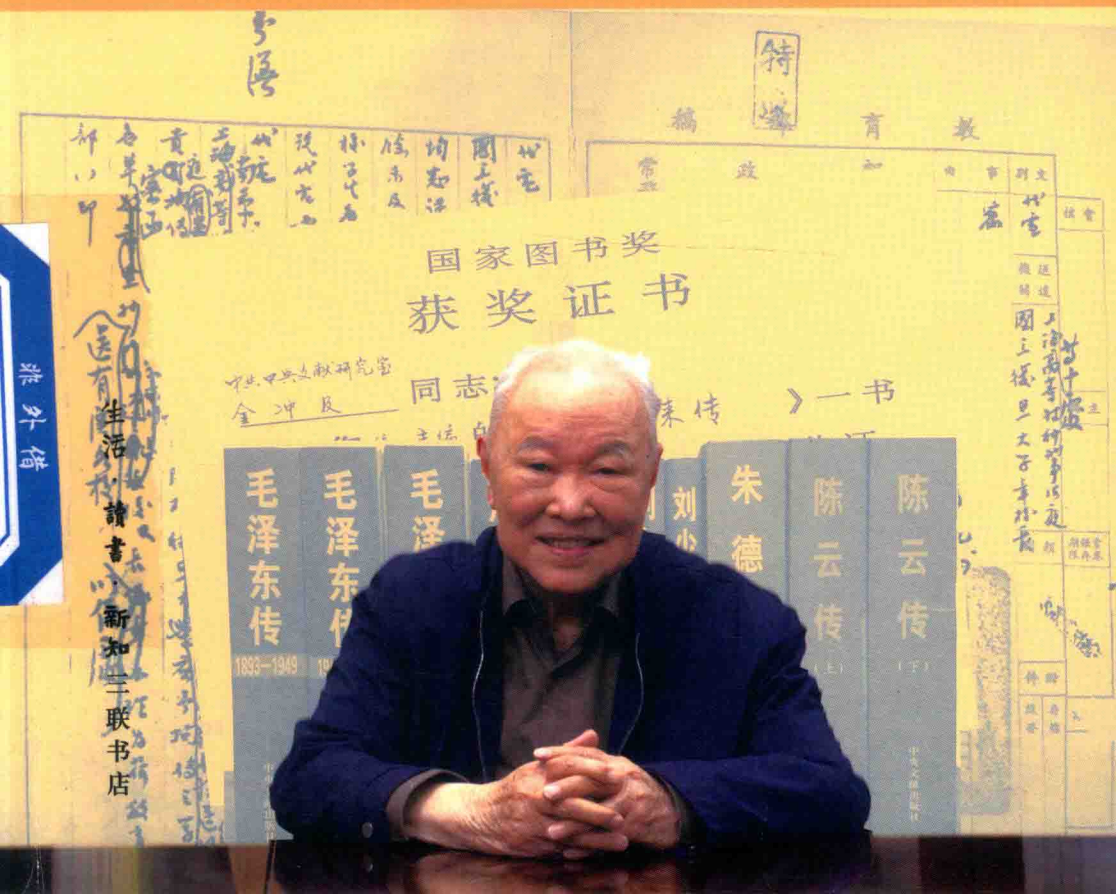


金冲及
文从

金冲及

著

经历：金冲及自述



金冲及文丛



经历： 金冲及自述

金冲及 著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Copyright © 2023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著作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经历：金冲及自述 / 金冲及著. —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3.3

ISBN 978-7-108-07500-0

I. ①经… II. ①金… III. ①金冲及—自传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22) 第 175054 号

责任编辑 唐明星

装帧设计 刘洋

责任校对 曹秋月

责任印制 卢岳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100010)

网 址 www.sdxjp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23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2023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35 毫米 × 965 毫米 1/16 印张 23.75

字 数 274 千字 图 33 幅

印 数 0,001—10,000 册

定 价 69.00 元

(印装查询：01064002715；邮购查询：01084010542)

目 录

投身革命与求学

- 我是怎样参加地下党的 9
- 附录一 苦难深重的广东农村 62
- 附录二 青年代表金冲及发言摘要 65
- 附录三 一年来的复旦学运 69

复旦岁月

- 杨西光在复旦大学的日子 85
- 史学传统的传承 111
- 附 录 忆季龙师二三事 114
- 我怎样开始写最初几篇史学论文 117
- 对于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的意见 128

2 经历

云南护国运动的真正发动者是谁？

——兼论护国运动的社会背景与性质 147

合作数十年的老大哥胡绳武 185

文物出版社十年

跟随石西民来北京 201

我所知道的冶秋同志 211

《谢辰生口述》序 222

难忘的十年 226

五十岁入中央文献研究室

邓大姐同我的几次谈话 241

深切怀念李琦同志 247

忆胡绳同志 260

附录 《胡绳文集》的几个特点 269

人物传记中的几个关系 274

新中国初期的毛泽东和周恩来 279

一次访问 290

“人生要有追求”——悼念龚育之同志 300

“同志加兄弟”：逢先知和我 304

代表中国史学会的三个发言

- 中国史学会五十年 317
在第十七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上的发言 321
在第四届青年史学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329

暮年主编《复兴文库》

- 述录先人的开拓 启迪来者的奋斗 351
在《复兴文库》第三次主编会议上的讲话 359
我心目中的中华书局 36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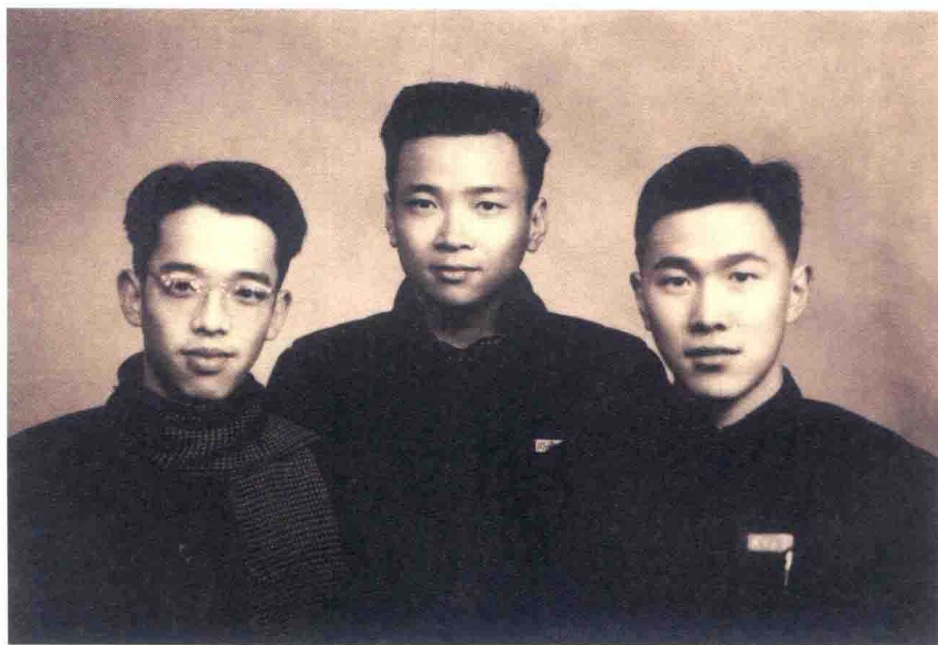
后 记 375

投身革命与求学





作者在 1940 年进入复旦附属中学初中一年级学习，1947 年高中毕业。此为初一时留影，时年 10 岁



作者在高中时最好的同学，相交最久。三人都在解放前大学学习时参加地下党。左起：丁彬荣、邱慎初、金冲及



复旦地下党在一年级学生积极分子中组建外围组织——新生社。新生社成员后来半数以上参加了地下党。图为 1947 年冬，新生社成员在上海郊区登山活动。二排左二是何志禹，原复旦附中地下党支部书记，此时为复旦大学土木工程系一年级学生、地下党理农支部书记。二排左三为作者



解放前夜，和金冲及同一党小组、匿居沪北的魏绍杰（中）、朱光基（左）。右为王静华（朱光基夫人）

快 郵 代 電

學生黃光湖政治學系學生袁新松社會學系學生趙子謙及本年七月畢業之新聞學系學生丁文蔚等五名其他尚有應行拘傳之學生均不在校嗣後另有國藝學系學生施宜仁一名在案

市澄衷養正院被警拘捕法律學系學生蔡益銘一名在案本市住宅內被警拘捕以上已被上海高等特種刑事法庭派警拘傳之學生業經由校先竹停止其學籍其應屬畢業之學生並由校扣發其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字第 號

快 郵 代 電

教育部鈞鑒查本年八月十七日訓字第五四五七六號訓令及八月二十六日訓字第七七九六七六號訓令均經執悉自應遵辦查本月八月廿七日晨五時半許上海高等特種刑事法庭除上海警察廳局科長會同新市街警察局三分局長持上海高等特種刑事法庭之拘票及傳票拘傳本校學生李立中等三十四人當經本校宿舍管理員陪同進入各生宿舍當帶去經濟學系學生劉宜從之地學系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1) 訓字第 號

快 郵 代 電

情形備文報析 警捕呈示遺為油圖立環亞大學(未)印即呈警員留下之原油印名單一紙

中華民國三五年八月二十八日

字第 號

快 郵 代 電

畢書控伸至於其地而有應行拘傳之學生係其來校當即令技查惟上海高等特種刑事法庭並未以正式公函開列名單連本校僅有廿七日晨開到校之警員留下油印之名單一紙並未蓋有警局戳特種刑事法庭之印信是否一律按照鈞部本年訓字四一五三六號訓令之規定即行予以開除學籍處分理合檢附上述之原油印名單一紙並將八月廿七日上海特種刑事法庭派警拘傳本校學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字第 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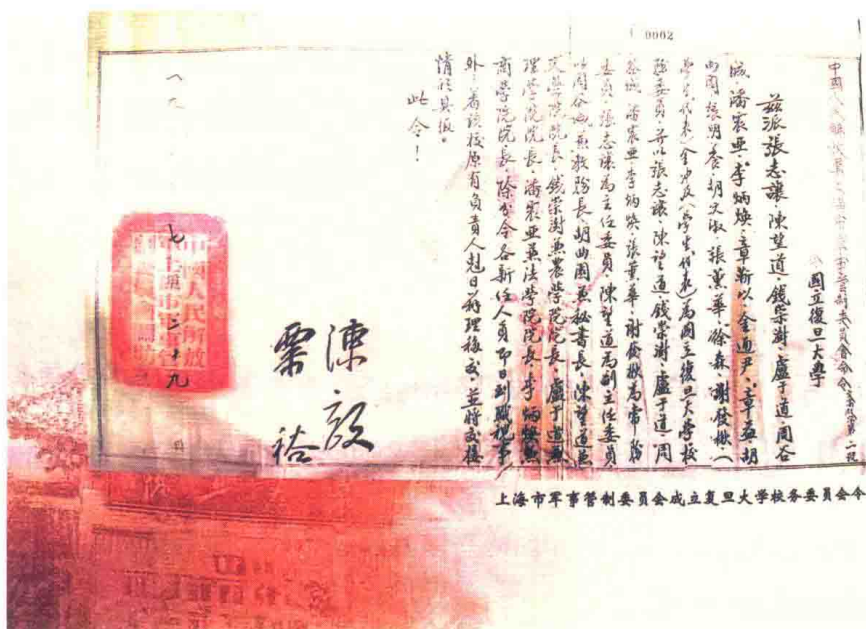
1948年8月28日，国民党“特种刑事法庭”下令逮捕金冲及等学生时复旦大学致教育部公文等有关档案。原件现藏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作者与原南京市委上海联络站主任贺崇寅（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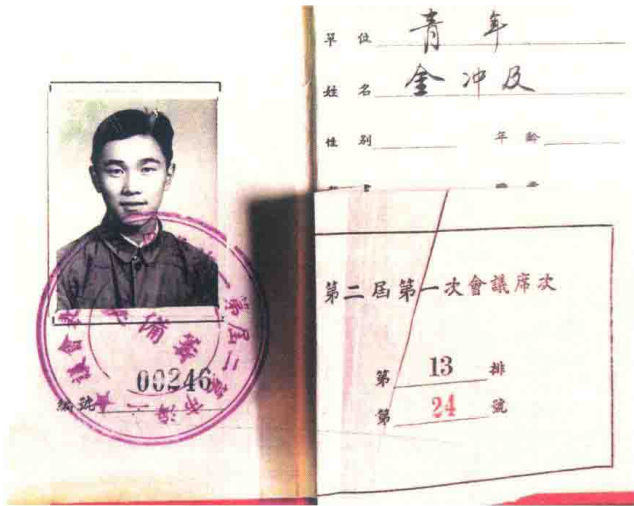
作者在复旦党内第一位领导人——从台湾来的江浓（左二），在北京毛家湾1号门前



1949年7月29日，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关于任命张志让、陈望道、金冲及（学生代表）等17人组成校务委员会致国立复旦大学的命令。此档案原件现藏复旦大学档案馆



1952年思想改造运动结束后，复旦团委负责人合影。右起：罗文宗、余子道、韦启文、金冲及、束沛德、奚姗姗、汪泰炘、徐震、周久钊



作者由复旦大学学生代表大会选择在1950年至1952年作为青年界代表参加上海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此为会议证书



解放前在上海从事青年工作的部分党员晚年相聚。第二排右起：北京军区空军原副政委郑兰荪，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原部长朱良，金冲及，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原部长、《人民日报》原社长钱李仁

我是怎样参加地下党的

我是 1948 年春夏之交在复旦大学史地系（后改为历史系）一年级读书时参加处于地下状态的中国共产党组织的。那时我 17 岁，到现在已超过 73 年。

一、抗战胜利后的思想剧变

要讲我怎样会参加中国共产党的，需要从我在抗战胜利后的思想变化说起。

1945 年秋，抗日战争胜利。我那时是上海复旦中学高中二年级学生，在同年级同学中年龄最小，还只有 14 岁，对坚持八年的全民族抗战终于取得最后胜利，见到国土重光，充满着极度兴奋，但政治上还十分幼稚。

因为长期生活在被称为“孤岛”的上海租界内和以后的沦陷区，对蒋介石和国民党当局在大后方的所作所为几乎没有什么了解，加上年龄小，还把他们看作“国民政府”和“国军”，对他们的到来感到亲切和喜悦。

最早进入上海市区并到处张贴“安民告示”的，是原在上海周围的“忠义救国军”，记得司令叫阮清源，但他们不是正规军，群众口碑也不好，尽管他们耀武扬威，却没有多少人理睬。不久，国

国民党政府派来上海的第三方面军司令长官汤恩伯到了。我在上海租界时期看到过抗战初期汤恩伯在南口抗战的报道，但未听说过河南有“水旱蝗汤”四大灾害的说法，因此，对他仍充满敬意，也赶到静安寺街头，同市民们一起欢迎他的车队驶过。记得汤恩伯就站在一辆敞篷的吉普车上向两边行军礼，就像阅兵那样。不久，蒋介石也到了上海，在跑马厅（现在的人民广场加上人民公园的原址）召开大会，作了演讲。自发去的市民总有几万人，乱哄哄的，没有什么秩序。他讲的话我一句也听不见，只是远远看到他讲话时不断挥动戴着白手套的手臂，留下一点印象。这两次，我都是自发去的，并没有别人动员和组织。

但对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民众的巨大失望来得实在太快，也太强烈，完全出乎大家原来的意料。国民党政府的政府官员、军事机关、特务机构不顾一切地搜刮金子、车子、房子、女子、票子，被称为“五子登科”。人们把这种“接收”称为“劫收”。物价在胜利初的短时间内有过大幅度的下跌，却迅速又疯狂地飞涨，令人吃惊。民众已到难以生存的地步。那时，中国共产党的报纸、刊物在上海都不能公开发行。我经常读的刊物，是原在上海的爱国民主人士唐弢、柯灵主编的《周报》和郑振铎主编的《民主》（稍后又有了黎澍主编的《文萃》）。《民主》在这年10月的一篇文章中写道：“老百姓今日的心境，比起8月11日那时满望着揩泪眼看太平的心境来，在短短不到三个月中间，也已经像有隔世之感了。何况老百姓今日的生活真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呢？”我当时很爱读的著名记者陶菊隐的文章也写道：“一幕紧接着一幕。上海市民不禁痛心疾首地问道：难道这就是天亮了么？”一个政府竟在那么短时间内便失尽人心，实在是罕见的。

这时，另一个更加触动亿万人心的敏感问题又深深刺痛着中国人。中华民族在一个多世纪以来受尽了外国列强的压迫和侮辱，被称为“劣等民族”。经常看到那些不会平视你一眼的洋人趾高气扬地走在中国街道上。抗日战争胜利后，最初曾使人自豪地看到，上海街头商店的大玻璃橱窗里，上面用日光灯拼成“V”字（即胜利），下面并列地摆着杜鲁门（美国总统）、艾德礼（英国首相）、斯大林和蒋介石四人的照片。中国在世界上仿佛已取得前所未有的地位，这是以往从来没有见过的。中国人觉得终于可以抬起头来了。可是，紧接着又看到美国人重新以征服者的姿态来到中国，耀武扬威地为所欲为，甚至任意杀害和污辱中国同胞，这种强烈对比使每一个有爱国心的中国人立刻联想到一百多年来的民族耻辱和苦难，无法忍受。

那时，美国军队正大规模地运送国民党军队到华北、东北，帮助他们打内战。在上海，黄浦江上停满了二三十艘美国军舰，灯光四射，却看不到中国的军舰。记得有一次我和同年级最亲密的同学邱慎初、丁彬荣在外滩，望着黄浦江上那么多美国军舰。丁彬荣说：怎么想个办法用炸药炸沉它几艘。这虽是年轻人一种十分幼稚的表达，但也反映出当时人们那种难以压抑的愤慨心情。

复旦大学校门口的翔殷路这时也被改用美国将军的名字，叫魏德迈路。解放后才又改为邯郸路。这种把活跃在中国的外国现役军人名字作为中国路名，实在罕见。

上海市区内还常常看到美国水兵搂着中国姑娘坐着吉普车在马路上横冲直撞，那时有一个专门称号叫“吉普女郎”。据国民党官方统计，从1945年9月12日到1946年1月10日的120天内，就发生吉普车祸495次，死伤244人。我在上海武康大楼东侧熟悉的